



桂香阵阵扑窗棂

甄钰源

秋每回来时，总不忘在矜持而淅沥的小雨中携裹着一股馥郁的桂香。

偶尔，会让人产生在初夏的江南小镇听雨的幻觉。要不是早起瞧见那一地的细碎黄花，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浅凉意，我还真忘了，秋已临身。

秋天于我，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是莫名的欢喜？亦或是莫名的忧郁？

白日里走村串乡忙碌的工作，充实了我的时光，夜晚归家脱下一身的疲惫，静坐窗下休憩，沙沙的雨声敲击着思绪起舞飞扬

这个季节的桑植，满城尽是桂花香，那随风飘来的缕缕清香，伴随着手机里的音乐：总要在雨天，告别某段从前；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一遍遍循环着一首离别的歌。

下雨的夜，很容易在回忆中穿梭。

去年，也是在这样桂子飘香的季节，我来到长沙毛泽东文学院学习，结识了一群来自天山南北、三湘四水的文朋诗友。短短二十天的相处，却留下了人生中最美好最铭心的回忆。

几天前在朋友圈看到新疆的棉花怒放成地上的一片片白云。我想起了远方的龚培德哥哥。虽然与他在毛院只相处了十天，他因工作的原因提前回了乌鲁木齐，但友谊的种子却早已生根发芽。哥哥不但是在新疆拥有六百亩土地的 地主 ，还是知名作家兼主编，我喜欢读他的写的关于西戈壁的小说，领略到另一番西域风情。他知道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特意寄了棉被给我。棉被是用自家地里新收的棉花弹制的，手感轻盈蓬松柔软舒适，似乎每一朵棉花里面都像蕴藏着一颗小太阳般温暖。

室友小平也快一年不见了。什么东江鱼酱板鸭之类的倒经常出现在我的餐桌上。小平是个爽直开朗的人，对人从不设防。只要翻阅她的朋友圈便知她这一天又冒着大雨去给女儿送饭了或者是在楼顶种下了几株辣椒、写了七年的书法日志马上就要出版了、女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等等。她的钢笔字也愈发地漂亮了，往后余生，

希望她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还记得那晚在建琼和一江的房间里喝茶聊天。我们和一江聊她的诗、聊益阳的特产。建琼却很少说话，她一直帮我们泡茶，微笑着看着我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临分手那天，她和一江拿着我喜欢吃的红薯片来送我。我素不喜离别，故委婉拒她于于电梯口。但这个活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一样的姑娘我是打心眼儿里喜欢的。

班上人缘最好的应该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方锐同学。虽然他比我小，我也愿意尊称他一声 锐哥。他是一位消防战士，也是班上的义务摄影师。他的《红门笔记》真实的记录着一个六安乡下的男孩如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今年春节，他给所有的同学都寄了贺卡。网络时代，能收到用手写的贺卡，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啊！

还有刚子哥哥，他的名字来源于他的个人公众号：刚子哥哥的菜园。这位来自常德的男同学，不但长得高大帅气，待人更是一片真诚。最喜欢读他的《凉月微弄》。开学前大家在群里开玩笑说要吃常德的酱板鸭，开学时他果然带了几大包供同学们们分享。他知道我没吃到后，竟在周末回去后特意给我带了一包。

来自衡阳某医院的殷君发同学是我们五组的组长。殷组长又黑又瘦，人虽长得其貌不扬，小说却写得非常大气。有一天我早起，见他抱了个笔记本在宾馆空荡荡的大堂里正埋头敲着键盘呢。后来才知道，他怕在房间写作影响到室友，每天凌晨四点就悄悄地起床去大堂码字。这种笔耕不辍的精神让懒惰的我汗颜。

还有深小北、大刀妹、倪锐、董赴、土君等以及我叫不上名字的同学都是我串起的记忆珍珠上那抹璀璨。

晃眼一年，时光像桂花一样飘逸，不落痕迹地溜走。此刻，我沉浸在這種亦幽亦欢亦淡亦浓的氛围里，多少的往事如雾蔼般被风吹散，唯独这段带着桂香的记忆萦绕心间

这扑窗而来的桂香啊，不知能否抵消我对友人的思念和祝福？

绿豆绿，黄豆黄

卢兆盛

在我看来，绿豆和黄豆，不光好吃，而且好看。说它们好看，至少有两个 看点：一是模样可爱，二是颜色养眼。尤其是颜色，一绿一黄，绿得晶莹，黄得灿烂。尽管一个是冷色，一个是暖色，但若搁在一块，可以说，那也是相当般配、和谐的。

虽然样子、颜色不一样，但它们的母亲们的长相却非常相像，不仅身高差不多，而且身形也极为接近。自幼苗开始，到成年后，从茎秆到叶片，无一不都是翠绿翠绿的，如果不仔细辨认，确实极易混同。不过，待开花结豆荚后，那就泾渭分明了。花嘛，绿豆开的是黄花，黄豆开的是紫花；荚呢，绿豆荚圆而细长，未成熟前是油绿的，成熟后就变成灰黑的了，黄豆荚则扁圆而短，随着果实的逐渐成熟而由翠绿慢慢变为褐黄。

出身于乡村，从小跟着父母下地干活，熟悉绿豆、黄豆的种植与收获的过程，对它们的禀性与 脾气，也算是知根知底的了。

它们的可爱，在我看来，除了样子、颜色好看，还因为有几分调皮、淘气，像一个个顽皮的小精灵。夏秋时节，阳光火辣，一旦成熟，如果主人采摘晚了点，它们等不及了，就会自己打开 房门，蹦跳出来。哪怕堆在院场或摊在晒坪上，也很不安分，只要太阳一晒，它们就争先恐后开门 往外挤。小时候，看到豆荚被太阳

炸裂，豆子们一个个跳出来，我就想，是不是它们被关在那个阴暗的小屋里太久了，闷得难受，所以才恨不得早点离开豆荚。现在看来，它们可能真的不喜欢约束，而喜欢自由，叛逆精神令我感佩。

在老家一带，相对来说，绿豆种得少，黄豆种得多，成块成片。收绿豆，是一根根豆荚采摘，成熟一茬，采摘一茬，采回来后摊在晒坪上晾晒一两天，然后收拢成堆，用洗衣棒槌拍打，绿豆很快就与豆荚分离 其实，还没拍打，至少有一半绿豆禁不住太阳暴晒，早就蹦出来了，所以采收绿豆，采摘颇费时，脱粒就省事多了。收黄豆，则是一株株连根拔掉，扎成捆挑回来，也要在晒坪上晒几天；脱粒，用的是古老的农具 连枷。连枷挥舞，豆子蹦跳。此法有些费力，但管用，没有连枷参与，难以做到颗粒归仓。置身于那场景，一股浓烈的农耕文明气息扑面而来，让人体味到农事的艰辛、土地的厚重、乡间的纯朴

绿豆和黄豆脱粒清理干净后，要晾晒好几天才可收拢归仓。初秋时节，但见老家家户户的晒坪上，绿豆和黄豆分块平铺开来，一片片绿，一片片黄，绿得美丽，黄得漂亮，秋阳下，熠熠生辉，很是抢眼，好看极了！说它们是一幅画，其实比画还要美；说它们是一首诗，那就是一首颂扬劳动、庆祝丰收的赞美诗！

十月

我为祖国歌唱

谭丁录

十月，季节把丰收的词汇点燃
丹桂的暗香俘虏了嗅觉
山野的金桔擎起红色的灯笼
菊花开始了秋天的时装秀
金色的波浪撩起岁月的裙摆
果实用丰硕的身体安抚大地

南海的神盾扬起滔天的波涛
蓝天雄鹰用矫健的身影丈量天空
喜马拉雅的山峰吹响嘹亮的号角
英雄儿女用脚步拍击出铿锵的节拍

江南秋风飒爽，江城如画
梧桐萧瑟里绽放一江柔情
千年明月里孕育着花好月圆
唐宋诗韵里滋生出不老的时光

北国的原野风光秀丽
草儿黄，马儿壮
马奶酒香透辽阔的草原
秋风在悠扬的马头琴里徜徉
草原上升起明亮的太阳

金秋十月，我为祖国歌唱
共和国的卫士、民族脊梁、人民英雄
翰墨溢香，书写着中华文明的辉煌

写意张家界

刘建斌

天门山
为想象写意，
为梦写真，
等你，
开一扇门。

杨家界峰墙
原来，
相关的事物藏一道墙。
原来，
张家界一半仙境，
一半天堂。

御笔峰
御笔峰，
深邃的事物，
越年迈越挺拔。
斧头削了又削，
突出筋骨与魂，
为人间塑造纯粹的笔。
(作者系沅江市政协副主席)

拾稻穗的老人

廖诗凤

—外一首—

夕阳下，有一张老脸和我对视
彼此看清 沟壑纵横
几声沉闷的咳嗽，如同
最后挣扎的滚筒

倒在镰刀锋利下的几根稻穗
一把揪住老人的双手
把风烛残年的影子
画成一个年轮的半圆

稻草
镰刀收尽了沉甸
我，听见了割肤的快感
腰杆拉下一张沧桑的脸
和我一样的金黄

我，被抛弃于田间
在抢走所有的价值过后
和黄土一并裸露夕阳

我真的还想重新长出稻秧
把有希望的梦想
铺满村庄

高山上的清晨

石泽丰

—外一首—

七八户人家顶起一片天
粉墙、黛瓦
在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上
将一幅生态画卷徐徐打开

炊烟是早起的老人放出去的
从瓦面上
轻轻叩开一天的日光

山脉起伏于四周
一晚上，云睡得安稳
清晨五点多
还未舒展一下腰身

我是第一次来
像一个好奇的观众
看路弯曲地抖着包袱
——收藏起这迎面而来的美景

月夜散步
自从步出户外的那一刻起
我就注定落入囚禁的手掌
风在身后跟着，月亮监视
思绪被一片落叶击得生痛

秋分过了
柏油没有铺到季节的尽头
偶尔填上的一些人造的石板
沿着河边在故意弯曲

嘈杂和喧嚣被城市收养了
像一条忠实的狗
永远不会背弃、离开
即使是在夜里

这个时候
我更多地怀念乡村
还有一片石磨在故乡的沟畔
等着月亮把我送回去

故乡是什么

熊铁庭

故乡是一条蜿蜒小路
一条从菜地经田埂通向大道的路
故乡是一艘船
一条沿内湖可划向外河达江的船
故乡是一张床
一张和衣躺下都易进入梦乡的床
故乡是一间小屋
一间能遮风挡雨随时疲惫回来歇息的房子
故乡是一座坟
一个叶落归根花草摇曳
终点又回到起点从小长大的地方



挖苕洞

王承良

盛夏之夜，月光似梦如水，从天际倾泻大地。远山如黛，近处的蟋蟀们在欢快地弹钢琴曲。屋后山上， 父亲和我，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一下一上， 吭嗤吭嗤 地挖苕洞。

早在初夏时节，父亲就酝酿挖苕洞。父亲挑选在夏天挖苕洞，不仅是这时苕藤刚刚翻过两遍，苕在地里开始壮果，丰收在望，更在于此时田地里的农活不多，天气晴好炎热，便于动土打洞子。

在山坡上挖苕洞，选址格外重要。吃完午饭，父亲趁着休息的空档，带上刀别子和锄头，招呼我一起，便朝屋后山上爬去。爬山时，父亲不时停下脚步，在荆棘丛生的路边溜达。最后，他选择一个通风、采光效果好的地方，从刀别子里抽出柴刀，麻利地割去四周的杂草，再除掉周围的树枝和荆棘。然后，他猫着腰，用锄头使劲儿挖下去。父亲翻开厚厚的黄土，顺手抓起一把，使劲儿地捏一捏：如果泥土粘腻的团在了一起，就得另选地点了；若是干巴巴的互不搭理，那么，廊场就敲定了，苕洞非此地莫属。待一阵凉风拂过，平抚着突突跳动的欣喜心情，父亲便将开挖的泥土轻轻地刨平，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让人丝毫不会觉察到此地曾经动过土、择过地。然后，他悄悄地做了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暗记，待日后择机开挖。

挖苕洞是个技术活。苕洞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苕们能否顺利过冬，春天的苕苗儿是否健壮，秋天的红苕是否喜获丰收。故此，大山里的农家人，特别重视这项充满希望的工程。

苕洞开挖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父亲便翻出老皇历，悉心择个好日子，组织一次庄重的仪式。如此这番之后，我们便开挖了。

初挖苕洞，人在地面上行动，甩开膀子加劲干，速度也飞快。父亲在前躬身奋力挖，我在后弯腰专心掘。一挖一掘，配合默契，不到一个时辰，苕洞已成锥形。这时，我早已累得满头大汗了。父亲便放下锄头，伸一伸腰杆，用毛巾抹一把汗。然后，他坐在锄把上，掏出身上的草烟袋，卷成一个喇叭筒。他划着火柴，点燃烟卷，猛抽几口，吐出如白云一般好看的烟卷儿。随着那喇叭筒的忽明忽暗，我闻到一股淡淡的烟草香味，疲劳也随之烟消云散。

不舍昼夜的掘进，苕洞口与洞底的距离一步步拉长，挖苕洞的难度系数一天天加大。父亲蹲在狭窄的洞子里，蜷缩着身子挖着泥土，我则挨在洞口，弯着腰接过父亲时不时上传的泥土。重复机械的动作，既费力气又单调乏味。每当有厌战情绪时，我便借故到附近山坡上转一转，看看风景；坐一坐，听听虫鸣。回来时，父亲看出我的心思，便会给我讲个故事。故事听完，我重获力量，又与父亲一起加油挖。

秋初，苕洞基本成型。我们就收拾柴火，准备烧苕洞。烧苕洞的好处在于，既烘干了洞壁的水分，又消灭了洞中的虫子和细菌，苕们可以在洞内安全过冬。看着火苗舔着洞壁，发出沙沙的妙音，入夏以来所有的疲惫和辛劳，都随着这袅袅青烟化为乌有。

过了中秋，晒完最后一筐稻谷，地里的苕们便陆陆续续被请进堂屋。父亲说，这时，先别急着往洞中藏，得让苕在家里住上一段时日。待过了国庆佳节，最迟重阳节，苕们沥干了水分，我和父亲便大挑小担，吱吱嘎嘎 把苕们送入苕洞。然后，将洞口用黄泥和石块封好，留下一个皮球大小的孔洞。

入冬后，天气越来越冷，我担心洞中的苕们冻僵了。父亲说，他们在洞中可暖和呢，比我们在洞外强多了。我不信，老想去看一看。一个下雪天的午后，我带上手电筒，踏着厚厚的积雪，爬上后山，来到苕洞前。我打开手电筒，一束白光穿过孔洞，照进苕洞。我顺着光线，看见苕们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与原来几乎一模一样，一切安好如初。

往事如烟，不觉已是四十余年。我常常在睡梦中，梦见自己 吭嗤吭嗤 地挖苕洞，梦见自己变成一个胖嘟嘟的大苕。我把自己种在绿茵茵的地里，发芽，长叶，牵藤，壮果



秋意高远 孔祥秋 摄